

Hu Zhanfen

说说我的强迫症



胡展奋

专栏作家

Columnist

喜欢历史，酷爱大片

我可不怕告诉人，我曾是个强迫症患者。

大概在我10岁那年，我哥因肝癌去世。他才13岁左右，那时患癌症是一件非常稀罕的事，故而他的去世引起邻里的高度恐慌，玩伴都疏远我，怕我也“带菌”，母亲怕我们再出意外，令我们进出都用“高锰酸钾浸液”消毒，那药水盛在瓦钵里，玫红色的，非常艳丽，但接触以后手指都泛黄，日子一久手背手掌都黄得跟腊肉似的。

总之，倒弄得我像“传染源”。类似地完全出于无知的恐惧，从此笼罩我多年，什么都忌讳“有菌有病毒”，直到我供职于《康复》杂志，事实上我已经患上了“强迫症”，除了一天十多次地洗手，居然还有洗鸡蛋的恶习，因为它们曾与鸡粪同框……一块红烧猪爪，让我联想“它们整天浸润在屎里，每个毛孔都脏”；一块清蒸带鱼让我联想“它曾镇日被苍蝇叮爬，无数次被试图下蛆”；发展到后来，走在路上被人无意地踩了一脚，就“定怏怏”地看着那人远去，很希望伸出另外一只皮鞋让他补踩一下，已俾“对称的脏”。

《康复》杂志当年很容易被误会成一本专讲人体功能修复的专业杂志，其实不是，而是一本综合性的医学科普杂志，所刊文章既重科学又注重可读性、生动性，发行量之大似乎同类中至今亦不曾有超越其最高纪录者——80万份（月）。

也因此我们团结了当年上海最具写作实力的一批科普作者，其中一位非常杰出叫汪宗俊的和我尤其投缘，他是当年医科大学药学院的教授，老家是皖南休宁县人氏，某次畅谈之后久久地注视着我不说话，我觉蹊跷，他倒是不急，缓缓地说，你什么时候来一次我们大学啊，我让你参与一次重要的实验。

那天，笑吟吟的汪教授一身白大褂，让我把

手指直接放在显微镜下，刚开始指纹阔如砖纹，疏可走马，待到放大1500倍时，我开始紧张，指纹里居然密密麻麻地布满蠕动的条状或卵形的细菌，而我刚才明明是洗过手的呀！放大到2500倍时，我开始出汗，汪教授平静地介绍，革兰氏杆菌、金黄色葡萄球菌、沙门氏菌……我要求再洗一次手，当然这次是恶狠狠地洗，但一回到显微镜下，仍见蠕蠕的蠢动，只不过稀疏了一些。

“我发现你有洁癖，只是要你明白，除了特殊的灭活环境，细菌和病毒（我们统称为‘微生物’）永远存在而且到处都是！”汪教授说，你的笔你的纸你的眼镜，你崭新而密封的手表、珠宝、书籍，你身体的所有部位，你目力所及的上上下下——总之一切自然物的表里与罅隙无一处无微生物，无一时无微生物，人体和它们每时每刻地自动平衡，因此你难道不觉得，处处怕脏而追求“无菌”其实是一种变态或无知吗？

你难道不觉得，处处怕脏而追求“无菌”其实是一种变态或无知吗？

顺便问一下，你可知道正常的人体内有多少细菌与病毒？

“细菌1000种，总量100万亿个；病毒14万种，总量380万亿个！”见我深受震撼，汪教授继续用无可争辩的数据重磅轰击我：就算一个女孩，再“冰清玉洁”吧，她的肠内也仍然有细菌10万个。

汪教授永远无法想象，他安排的这次活动在我内心激起的风暴会有多少强烈，事实上走出医科大学的那一刻，我已不知不觉地“脱敏”，“强迫症”已霍然而愈。

与病菌或病毒一起过家家，哪里是什么你愿意不愿意的问题，而是“没得选”的必须啊！

也许在造物主的眼里，极致地怕脏而追求“无菌”的人，才是最大的病菌？